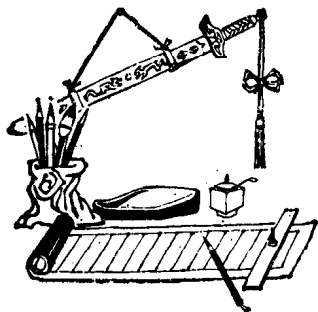


陆 游 的 故 事

曹 济 平 著



陆游的故事

曹济平著

胡永凯插图 程十发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字数 99,000

1978 年 11 月第 1 版 197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统一书号: R11024·10 定价: 0.36 元

目 录

前 言	1
一 在战火中成长	1
二 爱国英雄的影响	14
三 斗争的开始	25
四 穷山读兵书	33
五 竭力主张收复中原	42
六 瞻仰王安石读书遗址	53
七 入蜀	64
八 难忘的军事生活	77
九 北山刺虎	90
十 嘉州阅兵	100
十一 在投降派的打击下	110
十二 江西遇水灾	123
十三 指责朱熹	130
十四 闲居山阴	142
十五 最后一次出山	152
十六 和辛弃疾交往	162
十七 临终示儿	175

一 在战火中成长

公元一一二五年(宋徽宗宣和七年)的十月间的一个傍晚,淮河上空,一团一团的乌云从西北方翻滚过来,接着电闪雷鸣,风雨呼啸,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暴雨,从淮河北岸直扑过来。白茫茫的淮水,顿时浊浪滚滚。停靠在南岸的几条官船,船上的篷都早已卸下来了,但是狂风卷起的一个又一个水浪,把船身冲得摇摇晃晃,浪花一直扑到船舱里。船夫们心里都很着急,可是,谁也没有说话,一声不吭地听候着官人的吩咐。

在船的中舱里,坐着一位淮南地方军需粮饷水陆转运的官员,姓陆,名宰,字元钩。他接到皇上的圣旨,奉调入京,带着家眷,从淮南出发赶到京都(今河南省开封市)去,没有想到在淮河遇上了这场大风雨。他皱着双眉,清瘦的脸上布满忧愁;年龄虽然只有三十八岁,但样子显得有点苍老。他抬头看看窗外,天色渐渐地黑下来,瓢泼大雨还是不停地下着。

夜里,侍女们急急忙忙地从内舱里走出来,说:“夫人快要临产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陆宰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想，在这样大风雨的淮水上是无法找到官医的，好在夫人已经生过二胎，只要细心照料，估计不会发生意外吧。想到这里，心情稍为放宽一些，于是吩咐她们今晚要小心伺候。

暴风雨终于慢慢地平息下来，但是陆宰一直没有合上眼皮。四个月以前，他为父亲陆佃（字农师）的一部遗著写序的情景，还在脑海里翻腾。陆佃是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学生。在王安石革新思想的影响下，陆佃写过一部《诗讲义》，盛传一时。在变法运动开始后，各地学校争相抄录这部书。可是，后来有人污蔑陆佃是旧党，是保守派，陆宰心里很气愤。也是这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陆宰坐在书房里，挥笔疾书，把父亲的一些著作及其在当年变法运动中盛传的情况，如实地写在序文里。

陆宰沉思着，回忆着父亲所讲述的一些事情。……

东方渐渐地发白了，可是，无情的暴风雨又呼叫起来，淮河水面顿时暗了下来，凶猛的大风浪直扑过来，就象要吞没这几条船只。陆宰正在担忧，忽然内舱里传来了“哇——哇——”的一阵小儿哭声。

侍女们满脸堆着笑容，急急忙忙地走过来报喜：“夫人生了一位小官人。”

陆宰微微地笑着说：

“哦，又是一个儿子。”

小儿堕地以后，风停了，雨止了，船舱里一时显得很平静。陆宰心里思量，应该给小孩起一个名字，但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他思索了一下，觉得前两个孩子的名字，偏旁用“水”，这个孩子又生在暴风雨中的淮水上，就叫陆游，字务观吧。

陆游出生的这一天，是十月十七日。

十二年很快地过去了。

现在，陆宰回到了故乡山阴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。这里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。春天，金色的阳光照射着周围郁郁葱葱的层峦迭嶂，显得格外清新、秀丽。

一天下午，陆宰在书房里伏案看书。他的两鬓早已发白了，但精神还很健旺。这时，已经十二岁的陆游手里拿着一本书，轻轻地走到他面前，问道：

“爸爸，这句诗看不懂，替我讲一讲。”

陆宰抬起头来，看到陆游那种认真好学的神态，在那布满皱纹的脸上，立刻浮起了笑容。他想，这孩子从小用功读书，有点象他的祖父。陆宰一想起陆游的祖父陆佃，一件件往事又在脑海里浮现出来。

一次，陆佃对他说：

“我小的时候，家里比较贫苦，夜里没有灯，有的时候，我就映着皎洁的月光读书。……我读书时遇到不懂

的地方，总是记下来问老师。”

陆宰想到这里，情不自禁地伸手接过陆游拿着的书，原来是一本《岑嘉州诗集》。岑嘉州就是唐朝有名的诗人岑参（音岑申 cén shēn），他因为在嘉州（今四川省乐山县）做过官，所以后来的人也称他“岑嘉州”。陆宰看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

“你读书有点象祖父，不懂的地方，记下来问老师。”

近几年来，陆游渐渐长大了，已经进了乡校，懂得的事情也比过去多了。每当父亲讲起祖父陆佃，陆游总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听着，问着，希望能够多知道一些祖父陆佃的事迹。现在，经父亲这么一提，立即问道：

“爸爸，祖父的老师是谁呀？你一直没有讲过嘛！”

“老师——”陆宰的话刚说到嘴边又停了下来，似乎有什么顾虑。他沉思了一下，才接下去说：

“祖父年青的时候，离开了家乡。他不远千里，出门求师。后来到江宁府（今南京市）跟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学习。”

“那为什么有人说祖父是旧党呢？”

“什么旧党？那是蔡京当道的时候，祖父受到攻击、排挤，被列入旧党。我听你祖父说过，王安石当宰相以后，开始实行新法，祖父是积极推行新法的一位官

员。……”

陆宰说到这里，心里很激动。稍停了一会，他很严肃地对陆游说起这样一件事情。

王安石逝世以后，祖父陆佃奉命参加编一部皇家的历史资料书。

有一天，天色阴沉沉的，似乎要下大雨。陆佃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来到官署里，伏在桌案上埋头写稿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守旧派的史官走了过来。他把陆佃写好的一叠书稿拿在手上，随便翻了一翻，慢吞吞地说：

“哦，农师兄，你写得好快啊！”

陆佃听到有人喊他的别号，才发现这个守旧派史官已站在自己的面前。他觉得话音不对头，于是，冷冷地说：

“老兄有什么高见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拜读，拜读。”说着又把书稿翻了几页。当他看到上面记载着王安石变法的成绩时，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。但转念一想，现在是守旧派上台掌权了，还怕什么。他把脸色一沉，大声说道：

“你写的什么？‘祖宗之法不可变’，王安石变法害了天下，你现在还要帮他吹吗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停了一下，又用威吓的口气说：

“照你这样写下去的话，这部史料就变成一部巧言骗人的书了！”

陆佃听了，心里十分气愤。他昂起头，毫无惧色地严厉驳斥道：

“自古以来，那有一成不变的法规？王安石的新法，适应形势，兴利除弊，成绩显著，为什么不能赞美？害天下的不是实行新法的人，而是那些因循守旧的人。……”

陆佃据理力争，越说越激动。他拉开嗓门，针锋相对地大声喝道：

“照你的意思写下去，这部史料不是变成一部诽谤的书了吗？”

陆佃就这样毫不让步，把那个守旧派史官驳得哑口无言，只得灰溜溜地走了。

可是，后来有人反过来说陆佃是旧党，是守旧派，简直是……

陆宰讲到这个地方，不再说下去了。他长叹一声，说：

“今天不谈这些了，还是讲讲诗吧，什么地方看不懂啊？”

陆游望着父亲那张严峻而苍老的脸，不敢再问了，连忙说：

“这首诗的开头就看不懂。”

陆宰把书拿到眼前，仔细一看，那是岑参写的一首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诗，开头两句是形容北风很猛

烈，就象要席卷大地那样，把枯草也吹断了；而西北地区的天气八月里就下大雪了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飞雪。”

陆宰看到孩子这样喜欢读诗，内心感到喜悦。他看着全家的人，非常耐心地讲给陆游听，并且指点说：

“这首诗是作者在西北边防军队中送朋友回京城长安（今陕西省西安市）时写的。那位朋友姓武，职务是判官，这是唐朝设立的一种协助地方长官处理公务的文官。你现在年纪还小，还不大读得懂。但是，你应该知道现在那个地方被北方女真贵族建立起来的金国占领了，而且金国还不断地派兵向南宋侵犯呢！”

提到女真奴隶主贵族军队的侵扰，陆游一定要父亲讲下去。陆宰就给他讲起在襁褓中逃难的一段生活。

“事情发生在十年前。那时皇上（指宋高宗赵构）在宗泽等文武大臣的保卫下做了皇帝，建都在南京（今河南省商丘县），改为建炎元年（公元一一二七年，即南宋王朝的开始）。而皇上的父亲（宋徽宗赵佶）、哥哥（宋钦宗赵桓）都被金国的军队俘虏到北方去了。当时，皇上手下的兵马还有不少，老百姓又个个痛恨金兵的烧杀抢掠。照理，应该好好振作一番，击退金兵，收复中原。可是，皇上不这样做，老是听信主和、投降的汪伯彦、黄潜善那两个坏蛋的话，一直向南逃避，后来

跑到了扬州。

“第二年，女真统治者的军队又发动了一次进攻，很快就占领了徐州，又渡过淮水，攻下天长（今安徽省长天县）。这时，皇上吓慌了，也不和大臣们商议，竟独个儿在半夜里带着五六名宦官，十多名卫兵逃跑了。

“皇上一走，有些老百姓也就拖男带女，扶老携幼，纷纷向南方逃难。”

陆宰讲到这里，忽然长叹一声，说：

“唉！刚坐上帝位，不想收复中原，而只是逃、逃、逃，我真不知皇上安的是什么心思！我和你们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开始过着逃难的生活。”

原来宋高宗赵构做了皇帝以后，他心里一直怀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念头：如果南宋抗战将领的军队节节胜利，把北宋最后的两个被俘虏的皇帝迎回来，那么，他自己还能不能做皇帝呢？要是把皇冠重新让给他的哥哥，那是决不甘心的。这也是他最不希望出现的一种局面。所以他对抗战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。为什么他要重用妥协投降的官员黄潜善、汪伯彦，后来又让汉奸秦桧做宰相呢？就是为了这个丑恶的目的。陆宰是个主战派，他对赵构的行为是极不满意的。他说的“不知皇上安的是什么心思”，就是指宋高宗赵构的这种坏念头。

但是，陆宰这一声长叹，却使全家的人吃了一惊。

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肃静了一阵以后，父亲才继续说下去：

“那个时候，我刚从京城开封把家搬到寿春（今安徽省寿县），可是，金兵一直打过来，没有办法，只得带领一家大小再向南方逃避。”

陆游听父亲说带领一家大小逃难，很天真地插嘴问道：

“爸爸，我那时有多大？”

陆宰听了不觉好笑起来，随即回答说：

“你有多大？我从京城南归的时候，你还刚刚学着走路呐！”

引得大家都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那么，后来怎样了呢？”陆游急切地希望父亲继续讲下去。

“后来呀，”陆宰的声音忽然低沉下去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稍停，他接着说：

“后来母亲把你抱在怀中逃难。那个日子是多么困难，多么危险啊！真是吃尽了千辛万苦。我们一家数口奔走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，沿途兵荒马乱，到处是一片目不忍睹的荒凉凄惨的景象：荒草蔓延的田野，残无人烟的村落，蔽满尸骨的平原……”

“那时为了逃命，常常在漆黑一团的夜里赶路。有的时候，金兵在后面追得紧，来不及逃了，我们就带着

干粮，躲伏在乱草堆里。

“有一次，我们躲在草堆里，一连好几天，实在闷得吃不消。”陆宰说到这里，眼光集中到坐在前面的陆游身上，并且用手指着陆游说：

“那个时候，你吃干粮不舒服，还要哭。怎么办呢？母亲叫侍女偷偷地到外面弄点水来给你喝喝。我也想到外面来透口气。可是，刚刚爬出来，一眼看见前面的村子里冒起熊熊大火，一股窒人的浓烟随风直吹过来。这才知道金兵正在附近的村子里杀人放火，抢劫老百姓的财物。看到这副情景，心里就象刀割那样难受。我想，这些杀人放火的坏蛋，将来总有一天会受到惩办的！

“还有一次，我们一家人都走得十分劳累，就露天宿在淮河边。这时，蒙蒙夜雾笼罩着大地，四周寂静得仿佛连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到。这一夜，大概是好几天没有休息了，我一躺下，就呼呼地睡着了。谁知道到了半夜里，忽然听到后面人叫马嘶的声音。我从睡梦中惊醒，知道是金兵追来了，大家都慌张，幸亏没有被发觉。于是，趁天还没有亮，又急急忙忙地向前赶路。”陆宰说着，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：

“我们就这样过着颠沛流离、艰难危险的逃难生活，一直到后来，再从淮水，通过运河，费尽了周折，才回到自己的老家——山阴。”



“你说皇上从扬州逃跑了，逃到哪儿去了呢？你还没有说呀！”陆游问着。

“这个吗？”陆宰想了一想，说：

“详细情况我还不清楚。只听说皇上先逃到杭州，后来又逃到我们这里，最后逃到明州（今浙江省宁波市）。他跑得快，金兵也追得快。他怕得要命，但那里三面都是海，无路可逃，只得逃到海船上去了。”

“哎呀！这不完了！海船上怎么过得长呀？”陆游非常着急地说。

“的确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宋朝是要完了。但是皇上怕金兵，老百姓不怕。各地的老百姓看到金兵这样猖獗（音决 jué），就自动拿起刀枪，和他们作战。我的老朋友陈彦声，就曾带领老百姓狠狠地揍过他们几次。当金兵侵犯我们家乡的时候，全家都到他那里去避过难呢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陆宰反问着。

“没，……没有忘，但我不知道那是逃难。”

“这也难怪，那时你还只有六岁，年纪小，不懂事。现在我把皇上逃跑的事情讲完吧。”陆宰接着说：

“也许是老百姓到处抗击前来侵扰的金兵，使他们不得安宁，所以不多久，金兵就退回去了。这样，皇上才回到我们的家乡，把我们家乡原来的名称‘越州’改为‘绍兴府’。隔了一年，又改年号为绍兴元年（一一三一年）。第二年，皇上又回到杭州，把杭州改为‘临安’，

皇上就一直住在那里。临安就成了我们的都城了。”

陆宰讲的这段逃难的经历，给年幼的陆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金兵侵扰是那样凶残暴虐，南宋皇帝却如此软弱无能，而老百姓则纷纷起来抵抗。这象一团烈火，点燃起陆游胸中抗金的火苗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一颗抵抗金兵的爱国思想种子，开始生根、萌芽和成长了。



二 爱国英雄的影响

山阴离开临安很近，有些和陆宰交谊深厚的爱国志士，常常到他家里来，和陆宰谈论着国家大事。

他们一到陆宰家里，总是慷慨激昂地议论着。

有一次，陆游拿着一本书，慢慢地从书房里走出来，准备问父亲。刚走进堂前屋里，看到许多客人围坐在那里激烈地谈论着什么。陆游一下子怔住了，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父亲的背后，用低微的声音，悄悄地问道：

“爸爸！这是些什么人呀？”

陆宰回头一看，是陆游站在后面，随即回答说：

“他们都是朝廷中主张抵抗金兵侵扰的爱国志士，正在议论着抗战的大事呢！”

陆游已经渐渐地长成一个青年了。在父亲的教养下，又在乡校读了几年书，懂得的事情更多了，当他听到是些爱国志士在谈论抗敌的事，就象磁石吸铁一样地吸引住他的注意力，把刚才打算问书的事情，丢在脑后，全神贯注地站在父亲背后，静静地听着。